

书摘

顾城在离国前夕和妻子雷去看一个他们都很喜欢的女孩——英儿。他们认识了很久，可只见过三面。英儿是学中文的女学生。

顾城和英儿在告别的最后一刹那，确定了他们的恋情。

顾城和雷离开中国以后，走了数国。最后，在新西兰的一个小海岛上，找到了他们的归宿。那好像是一片原始丛林，顾城在那里开始了他理想的垦荒生活。他和他的妻子雷一起，搬石筑地，采贝养鸡，喝雨水烧木柴，他们的孩子木耳长到了两岁。

在这种异想天开的生活 中，顾城和雷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顾城的理想是摒弃一切社会生活，甚至更进一步，要把桃花源化为太虚幻境；而他的妻子则在现实的绝壁面前，感到应当还是过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。她不顾丈夫的反对，开始与人交往，做陶器，赶集，由于她天性乐观喜爱助人，赢得了岛民的尊敬，生活也开始有所改善。顾城却感到她正在滑向社会，他把理想寄托在一直与他通信的英儿上。

雷也喜欢英儿。她无私的天性使她能够理解所有真切的感情。她看了英儿写给顾城的诗之后，英儿的绝望打动了她，她开始帮助她。她进城以自己的名字为她做了担保，并拿出仅有的钱为英儿买了前往新西兰的往返机票。

他们在机场见面，双方都有点儿陌生感。时隔三年，英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已经由一个纯情女孩，变得略谙世故了。她牧歌式的理想在蚊子和跳蚤面前变得无所适从，而当年讲台上光辉夺目的偶像，竟然是一个在树林里搬石运木的“野人”。

顾城和英儿都陷入困惑之中。为了打破幻象，偿付恋情，他们同宿。

情爱并没有使他们走出困境，顾城在绝望中一天天画画。英儿与她在岛上认识的干妈格格出游，回来就住在不远的玻格家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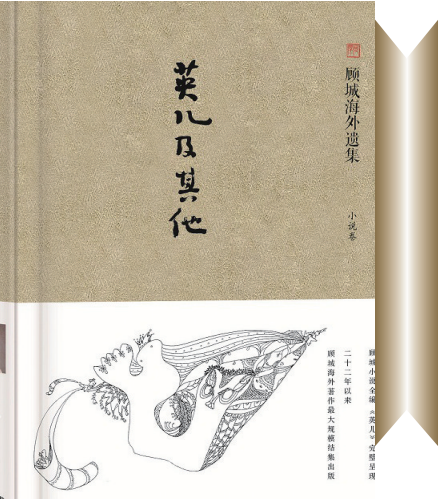
在矛盾的生活中，雷依旧关心着英儿，使她渐渐产生了依恋之情。英儿一直弄不清雷的想法，当她发现雷可以为她做一切事情的时候，她感到惊讶。

雷把最好的房间让给她，为她做衣、找工作，在她为身份(绿卡)苦恼的时候，雷直截地说要离婚，让她和顾城结婚。英儿终于感动了。她反省到自己的小性和布尔乔亚生活的虚伪。她开始赞叹和关注雷的性情，同时也感觉到了自己秉性中的真实需要。

雷和英儿一起嘲笑顾城的生活法则，她们打破了他的固执，开始到小镇上打工、购物、喝咖啡，顾城忿怒又略感欣喜。无意中，英儿和他的情爱正在一天天加深，他们了解了彼此的欲望和秉性，强烈敏感的情欲使他们逐渐和谐。但最使顾城醉心的还是英儿和雷一起生活的和美场景。他看到她们一起行走，就好像看见了童年的幻梦。

本文节选自《英儿及其他》，由顾城与妻子谢烨共同完成

《英儿及其他》 金城出版社2015年3月



事实上，作为“朦胧诗”诗人的顾城，是一位被“谜”包裹着的公众人物。但其实，顾城旅居海外孤岛6年期间，创作了大量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作品均闪烁着不一样的光彩，但却不为国内读者熟知。笔者日前从金城出版社获悉，经过近10年整理，含顾城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哲思、访谈与对话、演讲答问等6个主题共计9册的《顾城海外遗集》将陆续由金城出版社出版。2015年3月，其中的小说卷命名为《英儿及其他》已面世，后续各卷会陆续出版。

《顾城海外遗集》经顾城姐姐顾乡做了详细、严谨的注解，这无疑是第一次全面呈现了顾城对东方哲学、艺术，对生命、人生的深邃体悟。



顾城与妻子谢烨

「诗人顾城」之外的顾城

文/本刊特约撰稿 潘启雯

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”——这是诗人顾城留给世人最好的礼物。他的诗句，被赞“天真、透明，像孩童一样纯粹，是毋庸置疑的天才”；他的人生，却充满异样，怪诞，显得费解。比如他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白帽子。如果说他戴白帽子我们通过努力还能理解的话，他重伤妻子致其死亡，就让人难以接受了。所以，这个融合了诗歌意象单纯和现实人性复杂的诗人，一直是诗歌评论界的一道纠缠难解的谜题。正如他自己的诗句“你/一会看我/一会看云/我觉得/你看我时很远/你看云时很近。”

遗集试图还原顾城海外生活风貌

众所周知，1987年5月29日，顾城夫妇自北京飞往德国明斯特，开始了他们的海外生活。1988年，他们以工作移民方式，定居新西兰，生养儿子，在激流岛上买房、养鸡、画画，用顾城的话讲，经过了从“采掘业”、“农业”、“畜牧业”、“商业”，又回归“文艺事业”的人类社会发展史，一门心想要“靠自己双手劳动养活自己”。海外6年，仅1993年3月15日至23日回过一次北京。

顾城这段海外生活，国内读者了解极少。此次，《顾城海外遗集》是海内外收集作品最齐备、最完整的顾城作品集，试图还原顾城海外6年的生活面貌、写作处境、思想状态和艺术风貌。

作为这套丛书的辑录者，荣挺进早在从2005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的搜集整理工作。据他介绍说，顾城在海外期间的作品，以往是零星发表过的，像这样大规模的整体出版，此前从未有过。在具体篇目上，以小说卷中的《英儿》为例，以前大陆和台湾的三个版本，都有一些删节、以及作者标注暂时不发表的篇目，“这次我们找齐了”。散文卷里有些篇目过去陆续在其他刊物、选本中出现过，但如此完整、带日记带书信一起出版的，也从来没有过。尤其顾城在海外大量的访谈、答问、讲演，根据录音整理的稿子，好多都没有正式发表过。

在《顾城海外遗集》中，顾城海外生活的许多细节，也可以从他的海外作品里看见。比如关于他的儿子，1987年10月他和谢烨在伦敦一家医院检查，第一次听见胎儿的心

跳，便写下“孩子在母体上微微凸起/这是内在的光明/是滋养本身”（《卑微》）的诗句，第二年3月孩子降生在奥克兰，他写道：“现在你可以说/你有儿子”（《此刻》），“你忽然醒着/像一朵花/变红/像一件衣服/湿头发黑头发头发头发活了”（《桌子》）……诗里更多的是他们岛居的劳作和生活，种菜、锯木头、打石头、钉房子、养鸡、卖鸡蛋、卖春卷、给岛民画像、制陶，还有激流岛阳光明媚、绿树葱茏的那些美好的时刻，以及每每泛起的思乡之情。

同期，顾城还专心创作了不少回忆性散文，同样讲述生活故事和人生履历，小说和散文记述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情节、场景与角色，有虚构的内容，有一种诗意的虚幻感。与此同时，为了让人们更清晰地了解顾城的海外岁月，遗集中加入了顾城创作的大量绘画、书法作品。荣挺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自己始终把顾城看作一个普通人，也希望人们能从《顾城海外遗集》中看到一个“更接近真实的顾城”。

不要忽视了《英儿》作为小说的虚拟存在

很多人所了解的顾城，是诗人顾城。事实上，顾城还曾经创作过不少于24篇短篇小说和1部长篇小说《英儿》。顾城短篇小说分两组：第一组，前14篇是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，除《长鼠阿古》、《传承》、《想象力》三篇，都曾发表过，有的还刊载过不止一次。第二组8篇，是顾城出国后的作品，写作时间从1989年到1992年，个别篇目曾经发表过。这些作品，除《亨米》一篇，以快活酣畅之笔、纵跳幻变描写，虚构一个教授的课堂体验，很是好玩；其余各篇都是见闻故事，且相对完整、讲究，颇为耐读。

顾城的现实人生悲剧，其中很大一部分根源与婚恋领域有关。“三角恋”、“第三者”、“忏悔录”等概念也让他们的故事迅速成为一桩坊间谈资。盘桓纠缠了20余年悲剧的三位主人公均已离世，顾城、谢烨、英儿三人之间爱恨情仇的猜测毁誉，盘根错节，真真假假，个中微妙，外人已经无法完全看清。由此，在顾城的小说中，其唯一一篇长篇小说《英儿》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。

《英儿》以顾城、谢烨、李英“一男二女”的爱情为原型，由顾城夫妇共同署

名，一经出版就引发轩然大波。顾城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，这是一本自传体式的小说，基本是真实的。但“英儿”原型李英后来对顾城的说法进行了驳斥，并表示与顾城的“第一次”并非出于自愿。文昕（顾城、谢烨和李英的共同好友）2013年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李英说“被顾城强暴”是在撒谎。几位当事人不同的说法，令顾城生前最后的岁月成为一个谜团，引发外界颇多猜测。

1993年10月8日，顾城谢烨在激流岛殒命。消息传来，一片哗然。关于事发当时的场景，除顾城姐姐顾乡说他“打了谢烨，斧子干干净净”的回忆，外界还流传诸多版本。“杀妻、自缢”成为最为人知的一种说法。

已关注这个话题数年的荣挺进认为，20多年来，外界对于顾城的关注仍然没有什么变化，无外乎说他是“神经病”、“杀人犯”。很多人接受了最早的媒体误导，印象里全是顾城用斧子杀死妻子，“这种印象又反过来影响对顾城诗歌的看法”。在荣挺进看来，他无法得出“他（顾城）是杀人犯”这样的结论，那只是一场家庭口角导致的意外事件。而自己之所以想编这套《顾城海外遗集》，并不是想指责媒体的报道。在过去，人们宁愿相信《英儿》的故事及描写，就是顾城和谢烨、李英的“真实事迹”。但是，希望人们不要忽视了《英儿》其实是作为小说的虚拟存在的。

比如《英儿》设置了一个框架结构，在主人公G死掉以后，“我”去岛上看望他的遗孀，这个框架“绝对是虚拟出来的”。再比如小说中的第二人称“你”——并不单指“英儿”或者“雷”，而是闪烁不定、在两个女性角色之间游移变化。包括他写给“晓南”的信，现实里是写给文昕的，顾城放进小说中也做了改动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顾城海外创作结果不但极具学术研究的文本价值，更从侧面展示了顾城海外生活的真实细节，呈现出一个更加真实、立体的顾城，一个“诗人顾城”之外的顾城。

而关于顾城，不管他是不是“任性的孩子”，他说：“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，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。”人已远逝，或许我们可以搁置黑暗，欣赏光明，读读他过去写的诗歌和这套《顾城海外遗集》就好。